

梔子河边，一灯如豆

洪放

一灯如豆的读书老屋。

二

村庄上的灯是很珍贵的。好一点的，底下有座，再上是把手、上面是灯油肚子、最上是灯芯。当然，最多的不是这种好一点的，而是用墨水瓶制成的油灯——简单，实用。一根油芯子，穿在一块圆形的铁片上，再放进加了煤油的墨水瓶。火柴一点，灯芯上先是一小点亮，这亮再大一点就成了椭圆形；这椭圆越长越大，越长越高，便形成了淡蓝色的外焰。灯光会在书本上形成一块规则的圆形，如果从窗外透过窗纸看，那灯光就像一枚发光的豆子。

就在这如豆的油灯下，我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涯。

到底是四岁还是五岁，我记不清了，只记得父亲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厚的书。他用手拍去书上的浮尘，指着封面上一行竖字，说：“千家诗，这是发蒙的书。”父亲是解放初期的高小生，解放前还读过几年私塾。他打开书本，翻到第三页，指着一幅图画，念道：“云淡风轻近午天，傍花随柳过前川。时人不识余心乐，将谓偷闲学少年。”他露出难得的笑容，说：“这是春天，多好的日子啊。这是第一首。你以后要慢慢学。”

其实那时候我根本不认识字。大哥有时教我，我们兄弟姐妹们也比赛着背诵。这在村庄上是十分难得的。到我七岁时，我已经能背诵一些古诗了。虽然并不太懂其中的意思，但也学会了摇头晃脑，感觉仿佛也沉入了古诗的意境之中。或许，那种感觉是真实的。诗歌这种人类共同的文字，借着一豆灯光和轻声吟哦，进入了亘古相传的情感之中了。

梔子河日夜流淌。我也想跟村子里的孩子们一样上学。可是我年龄没到。那时候上学要等到八周岁。我吵着要去上学。父亲只好带着我过了梔子河，到大队小学。校长是父亲的老熟人，说孩子太小，且个子矮，上不了学。明年再来吧。我哭着要上学。校长便说：“你识字吗？会数数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会背诗。”

没等校长同意，我就背开了。背完“云淡风轻近午天”，我又背“春眠不觉晓”；校长眯着眼，看我还要背，赶紧摆摆手，说：“别背了。明天来上学吧！”

我上小学的第五年，正逢特大干旱。村子里都没水了，这时候，梔子河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每家都在河里面挖深坑。地底下的水会冒上来，一开始，一个管一家人吃的水坑，一夜就能满水。但后来随着干旱的严重，水坑越来越浅。家里的用水也越来越紧张。我们四个男孩子会共用一盆洗脸水，这还算好的。很多家庭干脆不洗脸了。大人们白天干农活，晚上就抱一床席子睡在水坑边上。有人偷水，不得不防。那年，直到国庆后才开始下雨。瓢泼似的大雨打在干裂的土地上，冒出“咻溜”的青

烟。大人接着雨水，疲惫的眼神，这时才又重新明亮。

梔子河很快丰满起来。孩子们在河边上捞鱼。农田里，午季作物也开始下种了。

三

梔子河流水不断，同样，一灯如豆之光下，读书之声也从来没有断过。

灯换了。原来的油灯变成了电灯。当听说我们村子里要架电时，全村都沸腾了。人们晚上聚在一块儿，说得最多的就是电。有人问父亲：“电怎么就在玻璃里点着呢？”

父亲也答不上来。倒是已经读高中的大哥给了回答：“电灯里有钨丝，通上电后，钨丝就会发光。”

村里人自然不甚明了。但这回答已经够了。因为很快电线杆子就跨过梔子河，竖到了我们村子里头。家家户户也都开始安装电线。快过年时，上面通知说：“送电了。”村庄里的人那天晚上都守在堂屋电灯下。忽然，灯泡发出明亮的光，整个屋子都亮了。亚先生也捻着白胡子，看着电灯，说：“这新鲜。新鲜。”他伸手一拉闸线，屋子里漆黑。大家嚷着：“快开了，快亮起来。”亚先生又一拉闸线，光明又来了。所有人的脸上都是笑。这笑比田里的稻子黄熟了还灿烂，比坡地上红高粱还鲜艳。

在电灯下读书，一开始感觉还是有些怪怪的。从小习惯了在一豆油灯下看书写字，这乍一明亮，眼睛和心里都适应不了。有时，我会抬头看着灯泡，想像那灯光里是不是也有油灯样的灯芯。或者那里面有一个会发光的小人儿，就像夏夜的萤火虫，自己举着灯盏，满世界为别人照耀。渐渐的，适应了，一大家子人，会围坐在堂屋里，听父亲讲“士甘焚死不公侯”的介之推，讲“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，报刘之日短也”的陈密，讲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王勃，也讲村子里从前的一些故事。特别是那些鬼故事，活灵活现，听着心里怕，却顽强地想听。晚上睡在床上，必朝里面墙壁，好像如此就能躲开那些父亲故事里的鬼魂的。

梔子河到了深冬，水越来越少，最后成了一条线。只有大堰下的深潭里依然有水。堰上有一座桥，水泥桥，不到二尺宽，十米左右。年轻上会用借来的自行车，“哗”一下骑过桥。看着的人都捏着汗，骑车过桥的人大概也吓得不轻。或者说年少轻狂，不知道害怕。我十六岁会骑自行车后，有几次经过这桥，心念念地也想骑过去。但真到了桥头，还是乖乖地下来推车过桥了。

初三，学业紧张。每天黄昏下课后，老师会留着所有同学做一张试卷。等试卷做完，往往天全黑了。我先是和同学们一道走四五里地，然后就到了离我们村不远的也在梔子河边的响塘队。梔子河流到响塘时，处在整个地形的最低处，两边渐次升高，形成了一条河谷。河两边也没人

家，晚上七八点钟，连树影都难看清。我独自小跑着下了河谷，身上出汗，心里发毛。这时，我总期望着听见一个声音。那是母亲的声音。母亲走两里地，到这河谷边上，估摸着我了河谷，就开始喊我的名字。我一听见母亲喊，立马心便定了，脚下也生了风似的，跑将起来。一整个初三，母亲这样站在河谷边喊我，至少有百十回吧！一直到现在，我还时常想起母亲喊我时的那腔调。只是母亲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，那世界里是不是也有梔子河，和梔子河边让她挂心的才放学回家的儿子呢？

四

今年春天，我起了心想回老家看看。我想再看看梔子河，看看那河谷，那堰，那桥，以及那开满桐花的小山坡。

事实上，我知道这不太现实。老家那一大片，几年前因为开发区建设，已经被征用了。村子里的人都搬到了城边上的小区。只是不知什么原因，那片土地被征用后一直没有建设。“田地里都长满了草，一人多深。那些拆了门窗没人住的房子，也倒了一大半。”堂兄如此告诉我。他希望我不要再去老家那边，说看不到任何东西了，真的，一点也看不到了。

我还是回去了。我一旦起了心思，便总觉得要完成。否则，便不安。我穿过开发区那些厂房，半小时后就到了老家地界。放眼一望，都是草，没有人烟。但凭着那些房子，我还是准确地判断出了梔子河和老屋的位置。我走到河岸上。河已不成其为河了，都淤塞了。一年年的草长了又死了，死了又长了，然后都塞在河里。加上四周冲下来的泥土，有些河面已经与田地一样平。往大堰方向，河成了隐隐约约的灰线，大堰也倒了，桥没了，深潭消失。只有一汪浅水，冷清着，寂寞而凄怆。

我坐在大堰上，心一个劲地往下空。

当年那些让村里人兴奋的电线杆子依然竖立在村庄四周，只是村庄上再也没有亮起来一盏灯了。

我回到村里。从南往北，安静得可怕。都是草，门前是，窗前是，屋子里也是。很多屋倒了，我想探头望望，却被蛛网给拦住。有时，会有一两只小动物从草丛里懒洋洋地跑过。它们大概不会想到还会有人会回到这里。它们自然也不知道：这村庄上曾生活过那么多的人，曾有过那么多的笑声，曾奔跑过我的童年、少年岁月……

村子最北头的老屋，也已不见了。

一灯如豆。

老屋不在了，老屋里的那如豆的灯火却一直亮着。它亮过我们兄弟姊妹的往后岁月，伴着书声，伴着梔子河的流水声，还必将亮得更长久、更温馨、更明媚……

